

黄河文艺出版社

圆明园春梦

檀林 著



圆明园春梦

檀林



圆明园春梦

檀林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河南省新乡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625印张 315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6,000册

统一书号: 10385·114 定价2.85元

檀林，原名檀国胜，一九五〇年二月生于河北沧州任邱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少年时在农村读书，后转到北京郊区就学。一九六八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文学创作。一九七六年返京。现已发表长篇小说九部，并发表过一些话剧、电影文学剧本、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报》社编辑、记者。



目 录

第 一 章	夜问奇案	老爷前堂要蒙面黑纱	
	晨理红妆	小姐后宅抛包脚红绡	(2)
第 二 章	秉公办案	父子郎中船头获宽容	
	无私得报	匕首诗单书房布疑团	(19)
第 三 章	奴才提亲	内宅夫人寻计巧搪塞	
	小姐作诗	道台老爷愁中添烦恼	(36)
第 四 章	又遇奇案	老帮办从容不迫托根底	
	耍斗雄狮	李开芳扬眉吐气戏洋人	(51)
第 五 章	悔理狮案	冤壮士无端受罚荡家产	
	懊怀惻隐	穷道台何处寻觅赠白银	(68)
第 六 章	尽卖家产	道台公风雨飘摇偏覆舟	
	皇纳遭抢	三品官拳打脚踢泄怨恨	(83)
第 七 章	难中遭难	欲嫁女千金小姐换银两	
	困里解困	暗赠银江湖侠士重情义	(98)
第 八 章	欣蒙上谕	携家带小惠征水路返京城	
	道遇打劫	刀光剑影壮士船头救忠良	(114)
第 九 章	已是绝症	被救人气息奄奄卧田垌	
	初露端倪	蹊跷士曲曲弯弯居豪宅	(131)
第 十 章	再议婚事	玉兰姐真恨自己非男儿	
	又写怨诗	菊花辞一吐情怀诉秋风	(147)

目 录

第 十 一 章	借题发挥 顺理成章	谢乃彪讽谈世上医风 小玉兰悲嫁刘府善主	(161)
第 十 二 章	热热闹闹 凄凄惨惨	玉兰小姐出嫁成大礼 惠征老爷归天默无声	(174)
第 十 三 章	呜呼哀哉 阿弥陀佛	风水先看丧发殃榜 刘府邸不宁生异兆	(188)
第 十 四 章	憨妇失言 蜡丸传檄	娇娘子忍悲强挣扎 新女婿抑情待来敌	(203)
第 十 五 章	女祭亡灵 婿当孝子	叩丧头灵前患疯症 举纸幡村西送冥物	(215)
第 十 六 章	一女试情 娘仁立社	拗不过三保死守童子功 想不到玉兰又见裹脚绦	(228)
第 十 七 章	写诗作赋 逢鬼遇魔	娘儿们显情露艾怨 父子俩挺戟出宝剑	(241)
第 十 八 章	侠士斗气 少年侥幸	二命抵一命凄凄惨惨 孤影叠双身苦苦声声	(256)
第 十 九 章	安葬公爹 保护府宅	佳人抱葬罐累中忘我 公子俟守地撕杀添赘	(273)
第 二 十 章	佳人奇胆 公子神威	敢正视刺来刀剑 多宽容笑迎飞箭	(288)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抚腕问病	诊奇脉方知佳人有身孕	
	料家理政	查土地不测侠士遇兵灾	(303)
第二十二章	刀杀官军	救灾民三保深居避祸	
	游子归来	问亡事双赐先拜宗祠	(319)
第二十三章	跪拜宗祠	香炉祭器下竟有柬帖	
	直论君王	美女为花细说圆明园	(333)
第二十四章	恰蒙大赦	舅姥爷直诉思乡情	
	偶遇小隙	能媳妇曲婉吐衷肠	(349)
第二十五章	乍接来鸿	两公子府宅欣喜会奇客	
	骤有急报	双魔头山林恶战分高低	(365)
第二十六章	迁灵移居	风云难测避祸乱美妻如愿	
	独守空宅	傲然守约侠公子抛子别眷	(382)

历史永远记下这个日子：一八六〇年十月七日。

清晨，英国米吉尔骑兵团开进圆明园。一道焚毁命令下达后，方壶胜境、曲院风荷、接秀山房、武陵春色……四十多处胜景，一百多处建筑物，顿时都笼罩上了重重烟雾。那缕缕浓烟从树木中蜿蜒曲折升腾而上，聚成一团一团的，继而又集成弥天乌黑的雾，一重重，一道道。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遮天蔽日。所有的庙宇、宫殿、古远建筑，所有的金碧辉煌、红绿姹紫、巧夺天工，都付之一炬。从此，驰名于世的万园之园，成了一片废墟。

消息由快马传递到了数百里之外，承德皇帝行宫上下，仓惶惊恐之中，更加黯然失色。一向刚愎自用的懿贵妃，也不免向隅唏嘘。一时间她似乎忘却了咸丰皇帝已命在旦夕，忘却了此后不久必定无疑的权力角逐，忘却了眼前一切的一切，那一道道火光，一层层浓烟，把她拖入了另一个世界，绾系在圆明园之上的童年的梦、少年的梦、青年的梦都在这烟火腾飞之中渐渐隐出，三十五年，三十五载非凡岁月，往事如烟，飘浮而来……

• 第 1 章 •

夜问奇案 老爷前堂要蒙面黑纱

晨理红妆 小姐后宅抛包脚红绫

清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初八，安徽中部的徽宁池广道道台衙门外的惊堂鼓“咚！咚！咚咚咚！”被人一阵乱捶，发出了惊心动魄的响声。天色未明，鼓点急骤，鸣叫的猫头鹰哑了，爱吠的狗儿闷了，沉睡的人们纷纷被惊醒，不知是哪家熟睡的婴儿，“哇”一声开了腔，继而是一阵无止无休的嚎啕，凑着热闹。

徽宁池广道道台衙门位于府城中心，地势颇高，此一逼不寻常的惊堂鼓，乍然响来，震动了徽宁城，慑住了全城人的心。

“不用说，又有人在道台衙门里打官司哩！道台老爷的春梦作不成了。闻鼓不出，便有欺君之罪，老爷得提早升堂了……”人们都在纷纷猜测。

果然，没有片刻功夫，道台府衙大堂上，呼声轰然：

“噉——老爷升堂了！”

这头一声呐喊，官方术语，叫“报堂”。即报老爷和师爷、帮办们知道，三班衙役应班的全部到齐了。

“噉——老爷升堂了！”

须臾，又是一声齐唤，这二一声喊，官话叫做“催堂”。意思即是：三班衙役将应用刑具一概备齐，师爷、帮办、司录等一

应在衙奉职的人员亦到堂准备好了。老爷可以升堂问案了。

随即，又是一声高于前两声的雄壮呐喊：

“老爷升堂了——哦——！”

这第三声，方叫“堂威”。意思是说：道台老爷已步出后堂，高坐太师椅之上、公案之前，这就要拍案发签，叫班头领原告上堂问话了。打官司的，你可准备好……

满清衙门的升堂仪制，基本上沿袭了大明朝的规矩。早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辽河畔征服了山海关以外的大金王国余部和独立的氏族部落之后，改后金称号为清，建立了新朝廷，当时，“清国”的各部、道、节度、旗的衙门升堂问政，是没有什么很统一的堂威仪制的，不外采用最实用的办法，尽场地、尽兵马，将如狼似虎的部属，大刀长枪重载的一排列，摆足威风就是了。眼下满清帝国的各级衙门及朝廷官吏名称基本沿袭大明朝的仪制，这徽宁池广道台衙门也不例外，只是明朝时，在这儿坐堂的知府大人是五品官，眼下这个道台大人，官位品级是五品官、恩加四品顶戴。

眼下这道台大人的官袍上，前胸、后背缝缀的补子为绣白鹇，是五品服饰；而他戴的帽子，镶在帽顶正中，金属底座上的那颗核桃般大小的圆珠，却不是五品官的水晶珠，而是四品官的青金石——一种质地不纯的呈青显黄的杂色宝石。

如此看来，驻守这儿的满清官员要比过去的官员品级略高一点，更受圣上重视。这也有些缘故。自从顺治皇帝入关坐天下以来，北方干旱多风，雨水减少，天气渐渐由暖变寒，不少不耐寒的树木逐渐枯死，竹林几乎绝迹，最后连专管竹林的竹管司都统衙门也在乾隆年间被撤消了。农家作物自不待说。而长江以南的各省，尤其是江苏、浙江两省，有江水纵横和星罗棋布的湖泊提供水利方便，却照旧五谷丰登，故民间传有这种说法：

江浙熟，天下足。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英、法、俄、美、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各帝国将兵船战舰不断开到中国沿海，甚至黄河、长江、海河、珠江等内河入海口一带游弋，借助洋枪、洋炮，搞战争挑衅。为巩固满清江山，清廷也不得不派出大批军队保卫京畿和海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徽宁、池广四州，位属长江两岸，乃运兵马和粮草的咽喉要塞，事关国运兴衰，自然非同小可，怎不派驻得力官员，并加以重用呢？

目下这道台老爷，名叫那拉氏惠征，年纪在四旬上下，正白旗人，祖居京西圆明园附近，两榜进士出身，不光能做有板有眼的漂亮八股文，在琴棋书画上也不外行，兼懂走马骑射、刀枪剑棒，是八旗中那些专靠拿世袭银两吃白饭的纨绔子弟所不能相比的。

早年，惠征二十岁进士及第，钦点他为翰林院编修，却一直不得提升，二十九岁那一年，他由于丁忧守孝卸职在家，直待到了三十五岁还不得复职升迁。后来，在他妻子娘家兄弟的提携之下，才被调选外任，做了浙江省的一个知州，官级不过是正六品。按朝廷仪制，官员是三年一考核升迁调用的，而他这州官却整整干了五年，直到去年秋天，方走得红运，来到这个道台位上。居官近二十一年，按常理讲，朝廷历来重视八旗子弟，他早该升迁至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了，何致如同汉员一般，受到冷落？

这里，也深有一层缘故。原来，那拉氏正白旗一族，系辽河两岸势力最强大的氏族，儿郎强悍，马壮兵足，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最后统一北方各部落的大敌。正白旗那拉氏当初多次与努尔哈赤交兵，都把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努尔哈赤的生父也死在那拉氏儿郎的刀剑之下。后来，努尔哈赤外联重兵，内买奸细，才打败了那拉氏一族，平定了中国山海关以外的各民族各据一方的局面。努尔哈赤很怕日后那拉氏一族不服，再度谋乱，危及到他的皇位，下令将那拉氏一族的男人全部处死，将那拉氏一族的所有女人分到他辖下各民族首领、头目府中为妾或做

丫环、使女。事过十年之后，清廷巩固，为示恩宠，努尔哈赤病入膏肓，亦为图个吉利，乞求上苍赐寿，才施了个德政，命各各为妾、为丫环使女的那拉氏一族女人们生的孩子恢复本族，恢复那拉氏正白旗旗号，待这些小儿女们成年之后，组成一军，设都统辖制。正白旗都统，赏红珊瑚顶戴。这红珊瑚顶戴，是二品官的官帽。而其它各旗都统，皆赏红宝石头品顶戴。正白旗都统，还是低其它各旗一等，矮人家一头。其实，复兴的那拉氏氏族，已不纯是原有血脉了，堪可称之为“混血儿女”。入关前的满清八旗子弟，均以食肉为主，肉食的热量高，故血性强悍烈暴，刚大于柔，做出事来，也颇带自己独有的特点，爱做些杀鸡取卵的绝活儿。就是发慈悲，亦不肯放之太宽。恢复灭绝的那拉氏氏族之事，也算有代表性。

后来，复成的正白旗和其它旗兵，忠心耿耿保着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秣马厉兵攻进山海关，征服中原，取代了明朝天下，于顺天府北京城登基坐殿，一统天下，也因功高取得了封赏。那拉氏氏族中也有被封的，但大都因有先皇范训，得不到领兵的实权。在康熙朝，因有那拉氏族女子进宫，由嫔妃升至太后，那拉氏氏族在八旗中的地位稍有改观，但一到雍正朝，首当其冲在皇权争夺中受到倾轧的，又是那拉氏氏族的权臣们。有许多正白旗的人，因此被降为庶民，更有不少正白旗有识之士，愤而藏隐旗籍，迁到外地去当起“汉民”，从此不问顶戴前程之事。

秘而不宣的旗派成见，延续了一百多年，直到道光称帝继位，那拉氏族中又有女子荣至贵妃娘娘，才又略有改观。目前朝廷正值多事之秋，内乱频仍，外强虎视眈眈，朝廷急需用人。正白旗固然有当初难以驾驭之嫌，但它终究与其它各旗打断骨头连着筋，有着深深的血缘关系，比起汉官可靠，这才有了那拉氏惠征被重用之事。

惠征的徽宁池广道道台衙门，辖有四州十三个县，不仅管军，

还管民，管水道交通，确实有职有权的。惠征也不愧是个能干的官员。如今，他在熟睡中被惊堂鼓唤醒，快步来到大堂上，镶有青金石的顶戴花翎官帽戴得方正，那前胸后背绣有白鹇彩图的官袍也穿得十分齐整，就连套在脖子上，垂挂在青色袍服上的朝珠，也相当周正。微胖的椭圆脸上，皮色白净，留有三绺胡须，眼睛是单眼皮却并不显小。

端坐在太师椅上的惠征，拿眼将堂上的下属巡视了一圈，这才不慌不忙咳嗽了两声，把手伸向堂签，慢慢取出一支，掷到堂前地上，说道：

“来人那，将衙前击鼓人带到堂前回话。”

“噙！”

有堂下衙役班头应声出列，躬身、打千、作揖，屈一膝捡起堂签，到衙门口唤击鼓人上堂。

班头出去不到半刻功夫，呼啦啦，将一簇十余人领到了堂上。这些人纷纷下跪，口中各自喊道：

“求道台大人作主。”

“请青天大老爷明鉴哪……”

惠征是中等个头，堂上的公案有些高，更兼他腿长身短，要想看清跪在堂上人的脸面，非得站起身不可。朝廷仪制，非上司临案到衙，方有站迎之说；犯人到案，堂上朝廷官员站起，乃是恭迎之意，故惠征仅仅是往前倾了倾身子，欠了欠屁股。二十余炷明晃晃的蜡烛之下，惠征倒是看明白了。

堂下的人分为左右两拨在跪着。左一拨下跪的人，为首的青衣马褂小帽，穿的是绸缎绫罗，颇象有钱人家，更突出的是他们身后，跪着四个短衣小打扮，足蹬牛皮快靴的武弁家丁。那右一拨下跪的人，为首的是个长须飘洒前胸的长者；下首的一个，是个身量还未长足的青年公子。两个人都没带帽子，光着头梳着大辫子，身着细布长衫，倒也显得斯文。令人奇怪的是，他们都被细

麻绳捆绑着。在他们两个人身后，又跪着三个家丁打扮的彪形汉子。

惠征没有开言，朝刚才在堂上领签的班头看了一眼，那眼色分明在问：

“你好不晓事！叫你领击鼓人上堂，分明是叫你先领原告上堂问话，你怎么一下带这么多人上堂，难道他们都是原告吗？真荒唐！”

那班头看出了大人眼色，上前屈身一跪，回身指着那十余人开言讲道：

“回大老爷话。这些人，都说他们是原告，都要请青天大老爷作主。小人无奈，才把他们都带上来了。”

惠征点点头，开言道：

“本道知道了，你站到一边去吧。”

“噫！”

惠征两手扶住公案，倾身问道：

“那你们谁先开口呢？”

右边的还未开言，左边为首的应声开口说：

“大人，请容学生先说吧。”

惠征再次打量了他一下，方看出，这个人四十七八年纪，盔帽正前方，缀有一块玉石，帽顶上还镶有一个黄绒线结球的核桃般大小的圪塔。此种帽子，官称叫阳文金花，乃九品官帽，是秀才的服饰。既是秀才，也算是有功名有头脸的人，惠征便点头应允，回道：

“你站起身回话。”

“噫，谢大人赏。”

那秀才不慌不忙站起身，朝右边被绑的两个人瞅了两眼，又咳嗽了一阵，方呼噜着嗓子，操着山东口音讲：

“大人，学生是山东曹州府孙府的管家……”

“是哪一個山東曹州府孫府？”

“報大人知道，我家的二少爺叫孫毓桂。”

惠征身子下意識向後一仰，牢牢坐在了太師椅上。他知道，孫毓桂是道光二十四年的文科狀元，現在才學名震京師，道光帝恩賞三品頂戴，命他在宮中伴太子讀書，是個炙手可熱的人物。

惠征肅然起敬，開言道：

“原來下站的是孫府尊管。”

“不才，學生叫章玉滢。”

“章尊管，你因何來到徽寧城，又到本道衙門打官司呢？”

“一言難盡呵……”

章玉滢其貌不揚，倒挺富有感情，說着，兩袖拭淚，嗚咽起來。惠征又動惻隱之心，喚兩邊的衙役：

“給孫府管家搭座。”

有兩個衙役應聲，又給他抬出一把太師椅來。章玉滢坐下又抽搭了一陣，才又說：

“孫府老太爺今年六月初十八十大壽，派下狀元公的嫡親兄長和三叔父兩人，同學生一道去蘇杭二州采買花石彩綢一應物件，不料回船走到這徽州地面，學生的兩個主人都患上了怪病。”

“怪病？”

“是啊……”

“怪在何處？”

“兩個主人，都周身血腫，又起了雞蛋大小的水泡，日夜痛疼，難以飲食入眠。無奈，學生只得吩咐停船，進徽寧城求醫。這時，就碰上了這兩個該遭天杀的串鄉郎中。”說着，章玉滢齜着牙，眼里噴火，直朝被綁的兩個人指指點點：

“這兩個人自稱謝半仙，謝神童，說是遍遊三山五岳，四海五湖，專治世上絕難頑症，懷有絕術妙方。”

惠征点点头道：

“走乡串镇的郎中，夸海口放浪言是常有的，你何以这样轻信，必是你请他们给你家主人治病去了？”

“谁说不是呢，要不，还出不了这般难事呢。”章玉滢喘匀了气儿，又说，“开始，咱也不信，谁料这两个遭天瘟的，当下要我看他们的神术。碰巧，街面上就过来一个病病歪歪的穷书生，浑身上下也是患着水泡，那模样，同我家两个主人不相上下，那脸上的水泡破裂，直往外渗黄水。这两个冤家上前，当下舍药，抖些药面上去，片刻功夫，那水泡登时不浸黄水，病人自感轻松许多。有这样的现身施法，如何叫学生不信呢。也是学生有病乱求医，急于给两个主人治病，就把他们带到了船上去。这两个遭天瘟的，上了船，也给我家两个主人上了药，还开了药，并且老瘟种指点，由小瘟种下针，还给两个主人扎了银针。治完了，老瘟种就对学生讲了一番话。”

惠征急问：

“他对你讲了些什么？”

“老瘟种说：‘你家主人皆中了蜚毒，若三天前遇到我们，还能治得活。眼下，按我的药服用，还有七天至半个月的阳间日月，若不服我药，唯恐活不到曹州。’小人见他们危言耸听，只怕他们居心不测，当下将他们扣在了船上，谁料，他们中午上船，到半夜，两个主人双双损命了……”

章玉滢说到这儿，不禁嚎啕大哭。他这一哭不要紧，连带的那些武弁家丁们也咧嘴开腔，或真或假“呜呜”一片。唯有那两个被绑的人，微微低着头，一声未吭。

惠征一拍惊堂木，断然喝道：

“不许哭！”

哭声嘎然而止。章玉滢忙道：

“学生不敢怠慢，当下将他们绑至公堂鸣冤，求青天大人明察

公断，替我家两个主人报仇雪恨啊！眼见，是他们谋害了我家主人……”

惠征打断了章玉湜的话，又问道：

“尊管家，你们以前认识这两个江湖郎中吗？”

章玉湜回答：

“学生要是早就认识他们，何致上这样的大当啊！”

“好！”惠征点点头，将眼光移到两个郎中身上。两个郎中，仍旧低头稳稳跪在地上，一动不动，活活塑在那儿一般。

“哪，大胆郎中，抬起头来！”

随着惠征的一声呼叫，两个郎中慢慢抬起了头，与道台大人目光相对。惠征细细打量他们：鼻观胆，眼观心，两个郎中丝毫也没有害怕的神色。年长的一个，相貌堂堂，颇有男子风度；年幼的一个，眉目俊秀，显出几分灵气。两个人长得相像，并有共同的特征，目光锐利，星眼闪烁，很有一种叫惠征说不出的气势。

惠征又一拍惊堂木，讲道：

“江湖郎中，回本道问话。你们是什么人？因何施行诡术，将孙府两人治死？有何旧时深怨，竟如此不仁？！”

年幼的没动静，年长的冷笑一声，回道：

“青天大老爷明鉴，我们父子与他孙府两主人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在徽州萍水相逢，怎么会有害人的不仁之心呢？！”

“本道问你，你倒问起本道来，不是放刁吗？！”

年幼的突然开言道：

“大人怎么不说理呢？大人凭一面之词，非要问我们父子有罪，有何道理呢？！”

“小小年纪，倒是伶牙俐齿！”惠征左右一望衙役，一拍惊堂木，“啪！”众衙役轰然一声，喊起了堂威：

“噶——！”

惠征一想，自己刚才的问话，倒也有些强词夺理，便转而和